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貢生臣劉　塏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卷四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富鄭公神道碑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

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来聘兵既壓境而使来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

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

不可狀及見遼主問故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徳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

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敵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咎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地甲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卿且歸矣再来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

既至遼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遼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

遼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来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黄令諱處讓大父

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
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
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
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懐其文以示
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
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
河南府長水縣用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
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

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
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
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
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
難之際可為樞密子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
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

樂雖遼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遼行之為朝廷羞後使遼還者云遼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

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
䘏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
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
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
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
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
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
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

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
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黄
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
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
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
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陜西督修城
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
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来吏民上書者甚衆初

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

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

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遼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

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
副使公言遼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遼萬一
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邊方輕
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
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
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
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

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

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来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遼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遼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

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遼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遼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遼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遼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遼卒

不動公謂契丹畢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

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習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

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
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
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戸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
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
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

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

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户部尚書
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
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
自爲地故開此比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
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
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

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熈寧元年
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
内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
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
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
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

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
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
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
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
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
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遼使當上壽故未
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遠人乞并罷上壽

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䟽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茍非意在愛君志
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
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公既上䟽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
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
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
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為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

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帮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

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

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敵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

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

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請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
陳襄王鼎張溫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
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
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
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
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
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
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

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敵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

搆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辯其誣卒
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
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
重然一趙濟敢揺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
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
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
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
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憯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敎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耶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昇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

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敕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
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
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内自泉流
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貞相我三宗
重華恊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卭公豈是藏維
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

于朝曰先臣既塟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

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從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

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

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

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

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税吴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吴仲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吴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

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謟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歳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

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錬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

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悦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攺

修鹽法疏鑿灘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閒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

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
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説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
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
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寛其罪以
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
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寛治蜀蜀
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
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

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

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僉
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
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恊旣而司馬光辭
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
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
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

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来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

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
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
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
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
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

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吴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

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歳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

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
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吴越
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
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
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来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
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
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十二月乙酉塟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

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屹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巳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乙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

意將薨晨起如平時𡸫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

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黄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盖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司馬温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
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
時名臣公自兒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
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
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
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

之末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

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鄜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敵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敵不敢田則州西六十

里無敵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
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
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
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
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
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
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
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

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

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

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黙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

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

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

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䟽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

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

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
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
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
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
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
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
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與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

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葬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宫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别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袤益引郤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

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崇
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䟽英宗言漢宣帝為昭
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
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
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
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
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

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宫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陜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䟽極論其害云康定慶厯間籍陜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

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令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

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

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
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
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
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
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
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
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
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

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趨

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上疏論修

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令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

内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
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謟事中
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
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
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賔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
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
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公
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

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英宗山陵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

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
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
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
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准律因犯殺傷而自首
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
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
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

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
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
有往来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
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詔答公非卿
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

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

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無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

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䟽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吕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

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廵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

路又不知其虚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
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
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
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
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𣁽十餘錢草束八錢民
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
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陜西行之久

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

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

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吕惠卿對賔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

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
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
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
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
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
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
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

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吴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

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逕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

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

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

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

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宫

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

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戸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戸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

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熈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

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
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
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
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
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
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
公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
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

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
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
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虚已以聽公公知無
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
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
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
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
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内内侍省押

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閒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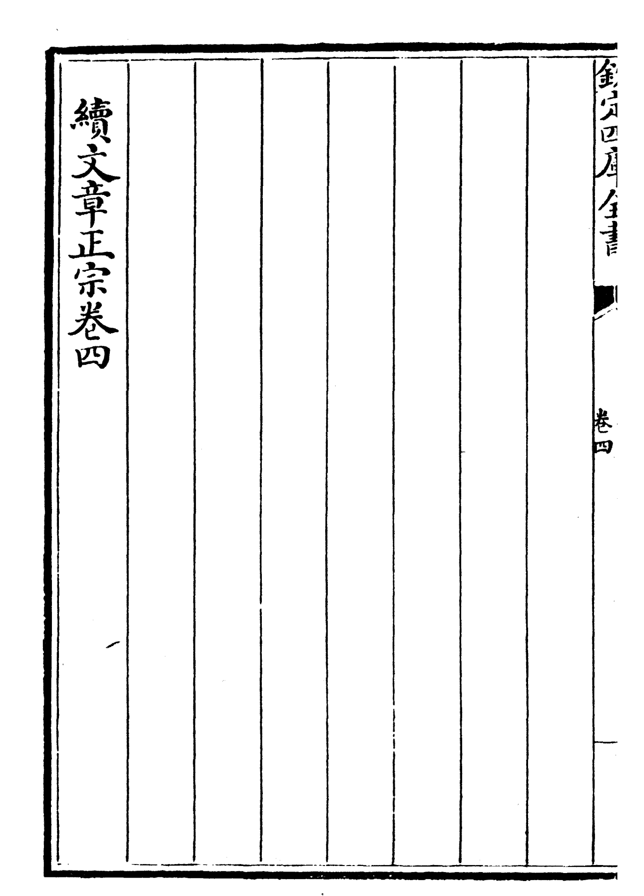
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

卷歴年圖七卷通歴八十卷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
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
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
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
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
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
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歴代史繁重學
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

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

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

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録其大者為行狀其餘
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續文章正宗卷四